

第四十二章 你死，我活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肖恩根本無法躲遠，二十年的牢獄之災從骨子裏讓他受到了難以彌補的損害，而這些天又要與範閑灌注的強勁毒藥拚鬥，好不容易重新打通了經絡，卻發現一段緊張的逃亡之後，返身擊斃那三條死追不放的惡犬，又浪費了一些體力。

他緊緊地攀住樹枝，胸前已經開始起伏不停，呼吸有些急促，不由自嘲想著，人老了，果然就不中用了。

月色入林，他可以清晰地看見那七位背負長刀的厲害角色，正用一種很謹慎的方式，向自己藏身所在逼了過來。肖恩其實也有些震驚，自出大獄之後，這是他第一次看見使團裏的虎衛，他不知道慶國什麼時候在監察院六處之外，又擁有了如此強悍的一批武力。

但他更擔心的，還是那個叫做範閑的年輕人。肖恩早就清楚，對方是立意要殺自己，所以才會故意賣了個破綻。

翻過林旁的那座山，便是霧渡河，肖恩最隱秘的弟子所派出的接應隊伍，就在國境線那邊等著他。

肖恩眼中寒芒一現，決定搏一把。此時距離他遁出使團營地已經有兩個時辰，追蹤與反追蹤也沉默肅殺地進行了兩個時辰，遠處東方的天邊已經透出淡談的一抹白，而大湖旁邊獨有的乳白濃霧也開始在矮杉林裏升騰了起來。

大霧漸漸彌漫在林間，這正是肖恩的機會，他悄無聲息地滑下樹枝，整個人的身體平伏在滿是腐泥的地麵上。像泥躲一般。向著七位虎衛搜尋的方向，勇敢地逆行，在泥地上爬行著，肖恩漸漸找到了那種熟悉的感覺，那種很多年以前，自己還是北魏小密探時，出生入死時的感覺。

老人將自己的沉重的呼吸壓抑到了極致。體內精純的真氣支撐著他有些不濟的精力，在大霧的掩護下，馬上將要與那七位戰力強橫的虎衛“擦腳而過”，雖然有些狼狽，有些失了一代奇人的風采，但隻要能夠突破此林，順利自由返回北方，一切都似乎不在話下。

...

咄！咄！咄！

三枝像毒蛇一樣的弩箭，像長了眼睛一般，如閃電爭雷射向了肖恩依貼在地麵的身體。肖恩的身體像是本身有某種感應功能一般，在弩箭及體之前，已經往左生生橫移了數寸，才躲過了刺穿的厄運。

但這樣一來，他的行蹤就已經暴露了，那七柄如雪噬血的長刀，化作了一道恐怖的羅網，直接罩向了那處的上空。

一聲悶哼響起。肖恩已經消失在了原地，一代強者的真實戰力終於在這一刻爆發。林間的空氣裏劈劈啪啪一陣碎響，在須臾之間。老人已經飄到了七柄長刀的外側，身子往前一傾，其勢竟將夜末濃霧都震散開來，啪啪兩掌拍在了長刀之上！

長刀頹然無力地斷開，兩名虎衛悶哼一聲，被肖恩的一雙肉掌震得向外飛去，身體摔打在樹木上，將兩株小樹枝撞得從中折斷。

高達狂喝一聲，雙手握住長刀柄，對著那個像鬼魅一樣，滿頭白發披散的身影，砍了下去！

這一刀呼嘯而至，肖恩卻是麵無表情，隱藏在白發之中的那對眼睛泛著幽幽地光芒，雙掌一合，身體消失在霧氣之中，將高達這勢不可擋的一刀避過，一掌擊出，勁風讓高達暫避一瞬。

便一瞬間，剩下四名虎衛她長刀，又如雪隨至，籠住了肖恩的全身。

肖恩一聲厲嘯，雙腳蹬地，腐泥亂飛，十指迸出，無數割成尖細針狀的木條向四周刺了過去！

四名虎衛聽著嗤嗤破風之聲，雙手握住長刀疾舞護住全身，刀柄處更是貼在麵前，生怕這些不知名的暗器刺入自

己眼中，饒是如此，依然是感覺身上驟然間多出幾絲刺痛，雙手之上，更是布滿了細木絲。

高達再劈一刀，強勁的刀風刮走撲麵而來的木刺，雙手握刀，抬頭向上望去，隻見肖恩的身體已經化作了一道淡影，穿透濃霧，將至林梢。

...

嘩啦啦啦，新近生長出來的樹葉被一股強大的力量震得四處散飛，範閑籠在黑色衣裳裏的身體，像一挾天外來石一般，橫空砸向上升到最高處，真氣將竭，伸手想要抓住樹枝的肖恩！

他一直隱身在一側，先前那三枚弩箭就是他發出來的，好不容易覷到如此好的機會，怎肯錯過？

電光火石間，他與肖恩已經撞到了一處，倒肘提腕，那柄細長的耀著黑光的匕首，狠狠向老人的咽喉處刺了過去！

但在這個時候，範閑忽然發現肖恩那雙隱藏在白色亂發中的眼睛，竟然是一片平靜！

肖恩的全副精神，其實也是放在範閑的身上，他等的其實也是這一刻。又是一聲尖嘯，從這位極其渴望自由的老人枯唇裏響了起來，雙手極其迅速地一錯，極巧妙的刁住了範閑持刀的手腕，另一隻手像隻毒蛇一般吐信，刺向範閑露在黑布外的眼睛。

二人勢道未停，狠狠地撞在樹上，而肖恩似乎連這個力量都算計在內，肘彎刻意地停留在後，竟是借著反震的力量，加速了挖向範閑雙眼的速度。

老人的手指瘦且枯幹，看上去十分恐怖，範閑的雙眼卻明亮了起來。

濃霧之中，兩隻膚色各異的手像擰毛巾一樣的擰在了一起，肖恩的眼中閃過一絲怪誕的感覺，似乎不知道黑衣範閑是怎樣伸出那隻手來的。

這是預判，一種對於敵人出手的預判，這是五竹大人棍棒教育下的良好結果。

肖恩再恐怖，也沒有五竹恐怖。範閑悶哼一聲，右手死死纏著肖恩的手腕，暴烈的真氣向對方體內攻了進去，而空著的手一橫，一道亮光劃破了白霧。

那是刀鋒！

肖恩豎掌，震住範閑的手腕，一膝頂向他的小腹，右手大拇指一摳，指甲裏那抹淡到極難看見的黑光微耀，險險從範閑的脖頸上掠了過去。

當肖恩大拇指一動時，範閑就搶先擰身，依靠著自己體內那股源源不絕的真力，強行避過了下方的那腳，身形一側，感到左肩上一涼，知道被對才藏在指甲裏的刀片劃破了血肉。

他左手的匕首被肖恩格住，右手與肖恩正比拚著內力，乍看之下，竟是無從施力。但肩痛一寒，範閑悶哼一聲，匕首之下鏗的一聲伸出一截鋒刃來，倏然間斷掉了肖恩的一根手指！

肖恩再強悍，畢竟也已年老，指斷之痛，讓他的右手微鬆，範閑沉默著暴戾下壓，耀著黑光的細長匕首...狠狠紮進了肖恩的左肩！

...

此時二人仍然在下墜的過程之中，肖恩沉默，就像這一刀不是紮在自己身上，但依然張開了嘴，似乎有些痛苦。

一隻細針從老人的嘴裏噴了出來，直襲範閑的麵門！

範閑左腳在肖恩的膝上狠狠一踩，一聲喀喇骨碎之聲後，身形強自拔高半尺，讓那枚針沒入了自己的胸口。他感覺胸口一陣悶痛，左手腕一轉，上下各有兩截刀鋒的黑色長匕首，像風車一樣割向肖恩的手腕。

啪的一聲，肖恩撒手，精純的真力讓他有足夠的能力震開範閑右手。

肖恩身體一僵，範閑也是胸口一悶，兩人終於砸到了地麵上，震起一片陣年落葉腐泥。

一把長刀橫橫割了過來，發出一聲斬中某種血肉的聲音，沈霧再起，雙手握刀的高達看著近處衣裳上滿是斑駁血

漬的範大人，卻發現沒有了肖恩的蹤跡。

範閑與肖恩這一段沉默的廝殺，似乎很久，其實也隻是從林梢到樹下這段下落的過程，短短剎那間，兩位黑夜裏的老少強者，沉默進行著人世間最凶險的比拚，二人那些看似尋常的抬膝轉腕，實際上卻凝結著當年北魏最精華的殺人技術，範閑從小修行的殺人心得。

雖不華麗，卻富有實效。如果換作任何一位強者與肖恩或者是範閑，在這濃霧夜末之中對戰，隻怕都會感到一股寒意。

這是兩位九品的暗殺者在廝殺，在這個世界上，這種場麵出現的次數極其罕見。

“肖恩完了。”

範閑咳了兩聲，用戴著極薄手套的手，從監察院特製的衣服上拔出那枚險些要了自己性命的細針，再次確認了肩上的抽微傷口的毒並不如何厲害，然後沉默地重新上弩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